

轰动法国，热评不断，近代情色文学来自北非摩洛哥最值得一读的代表作

Les Nuits
D'azed

愛絲的
一千零一夜

Lotfi Akalay

拉非亚凯雷 著

林舒莹 硕士 译

文学新著002

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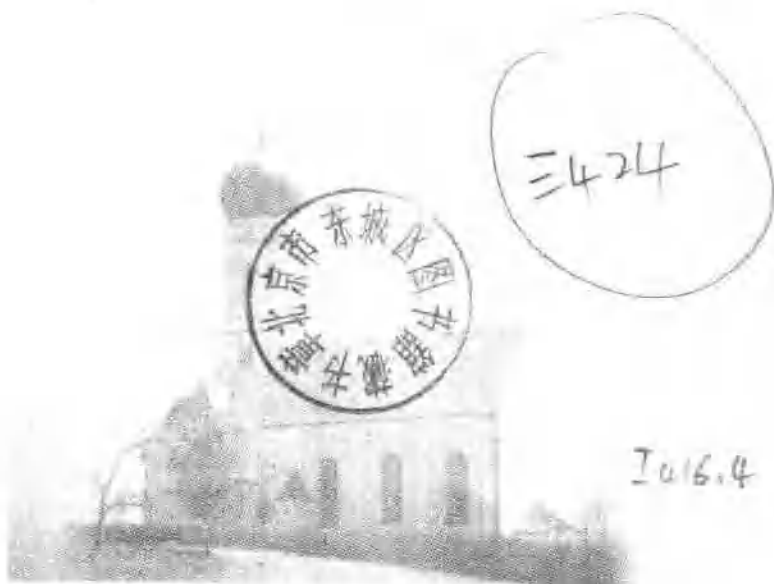
90202005

文学新著 002

爱丝的 一千零一夜

LES NUITS D'AZED

(摩起) 拉非亚凯雷◎著
林舒莹◎著



责任编辑:蒋为

封面设计:罗照

文学新著 002

爱丝的一千零一夜

拉非亚凯雷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 新华大街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包头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95-287-6/1·180

定价:12.00元

目 录

1. 左拉 (1)

但要命的是,卡密看到的是自己的妻子竟一丝不挂地躺在管家慕斯达发怀里的画面。他们的衣服零乱地丢了一地,两个被灯光照射下的赤裸身体,好像才经过一场激烈的纠缠,还清楚听得到正在甜蜜喘息的声音。只见左拉的手还紧握着对方坚挺油亮的生殖器,而慕斯达发的手臂则枕在女主人柔软丰满的乳峰上,两人的脸上洋溢着空前幸福的神情,像小孩饱餐一顿后正满足地双双入睡着。

2. 巴依雅 (5)

这时,卡玛的司机突然出现在眼前,一个身材壮硕、肌肉发达、胸毛茂盛的猛男,快速地脱掉他的外衣,像只猛兽般扑向巴依雅,看样子他早已准备好要如何取悦她,让她疯狂呻吟了。果然,没多久,她那高亢的叫声就像一种讯号,所以仆人们开始在一片放纵的狂欢里,争先恐后的交媾起来,直到像牛群一样的狂嘶大叫……

3. 茉莉 (9)

“……只见他用他那足可振动全身肌肉的性器把我整个人撕裂了开来,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那巨大的阳具朝我冲撞过来,好像一个随时准备开火的大炮朝我轰击过来,在我童年的悲惨生活里,除了隔壁那个让我缠绵不断格格

笑出声的笨蛋外，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男性生殖器。它撞来撞去地进出我的那里时，我痛苦地不断尖叫，但他却像被脑海里的画面和外头客人愉悦的笑声冲昏了头。整个晚上我就这样为自己的耻辱、不幸和无边无境的孤独哭到天亮……。”

4. 卡密 (15)

慕斯这发用一种少见的热情猛烈地把她抱住，结满老茧的双手在她的酥胸上来回抚摸。左拉在感受他那有点粗鲁的轻抚，和闻到他身上一种做粗工的男人汗味时，整个人禁不住一阵战栗。她洁白柔嫩的娇躯因自己潜藏的欲望而颤抖，全心全意想把自己彻底奉献给这个陌生的囚丁，被占有的感觉像阵狂风一样拂过她的心，人生第一次领略到这种恣意的快感，原来是那么地令人销魂，教她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5. 卡玛 (22)

当卡玛用一种几近卖命演出的狂乱节奏，费力地骑在巴依雅身上时，她却刻意让身体四肢保持僵硬，佯装出性冷感的模样。在她的想法中，一个女人如果怎么样都只享用一个男人，那就像吃饭不吃菜一样的索然无味，这就为什么她厌恶单一对象的性文化了。她把男人比作酒，一个人必须懂得调酒，才会觉得好喝，因此男人鸡尾酒很快就成了她的最爱。表面上，她时丈夫百依百顺，事实上她才不会错过与任何想要一探她究竟的男人凑合的机会呢。

6. 休妻 (27)

到了深夜时分，年轻的新娘在洞房里等待她的另一半，待卡玛走进床边，忍不住惊叹爱丝那完美撩人的体态。他开始脱下衣物，像恶狼般地搓揉着双手，爱丝这时低声地对他说：“做那件事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个起初的故事……”突然冒出的这些话，的确让卡玛暗地吃了一惊，他曾经在这张床上，碰触过无数一夜处女，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7. 费其梅拉的冒险 (32)

“每每当我看到一个不认识但又迷人的女子时,我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男人了,因为我要承受她出现在我眼前却又不属于我的痛苦,想亲她想得我快流口水、快生病了,她却遥不可及,活生生让我被这永远也无法拥有她的认知折磨着。我在所有漂亮女人的爱里死亡,她们让我成为永远的殉道者。我多想一次就拥有她们全部,因为在这悲惨的世界上,唯一的幸福,就是日日夜夜淹没在女人堆里。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金矿,而我却在无法挖掘她们的痛苦中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着。”

8. 审问 (39)

一开始,他只考虑到自己的安危,随后才想起茹芭依坦还坐在车子里,不禁全身打了一个颤。这下如果让人知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不是全毁了?如果这件事传到花蒂玛的耳朵里,她会怎么做呢?他快想不下去了,一切都完蛋了,因为他知道她是不可能原谅他的,她金毫不犹豫他认为他这种行径就是背叛。为了让自己镇定,他把两只手伸进口袋里,免得被人发现他在发抖。

9. 赎金 (46)

莫可达就这样一个人被留在办公室,直到看到秘书拿走托盘和咖啡杯,他原本呆滞的眼光有事没事停留在她那线条优美的臀部上的结果,是让他禁不住地想,嗯,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一下这个柔软的尤物,或许她也正想要一个品质优良的男人。“但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女人,”他自忖道:“我会要一个女人,绝对不是因为她聪不聪明、诚不诚实、勇不勇敢,这都不干我的事,只要她有一对丰满的双峰,让我无法呼吸就可以了!”

10. 放高利贷的汉杜恩 (51)

“放心吧,这位先生,我会把你的珠宝全数还给你的,而且只要区区一万元,我就

目 录

可以帮你解决目前的困难,这里所提供的服务比救济院提供的更快更有效率。我已经算不出来被我救过的人到底有多少了,但是他们在街上看见我时,肯定没一个会向我打声招呼的。朋友?姑且说是朋友吧!当悲剧在敲您的大门时,他们在哪里?如果友情真像书上所写,或电影上所演的,那我想我这个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我没有所谓的敌人,因为我刚开始就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友情才会制造敌人。”

11. 茹芭依坦 (57)

不久,莫可达便跟茹芭依坦约好在饭店的大厅见面,并订好了套房。当两人到这饭店大厅时,似乎不用想任何藉口,待电梯门一关上,男的就一把将女的抱在怀里狂吻不已,直上到六楼。他们迫不及待进到房间,像对新婚夫妻一样开始安静且迅速地脱光身上的衣物,莫可达紧紧地抱茹芭依坦整个人压在地毯上,在她那丰满的臀部上一阵没目的地猛打,像对只发情的母狗一样对待她,只见两个光溜溜的身体扭扭似地卷在一起,激烈忘情地进行着所谓的交媾,一点温柔也谈不上。

12. 被窃的珠宝 (63)

莫可达知道最后这几句示爱的话很管用,因为他太少主动挑逗自己的妻子,每次总要女方先有求爱的暗示才会有反应。对花蒂玛来说,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会比他的永久伴侣变我像临时情夫一样让她更开心的事了。第二天早上,他们面对面坐著一起喝著咖啡,她似乎对他昨晚积极的性爱演出仍意犹未尽著。乍看之下,他昨晚表现得虽然近乎无耻的狂野,但其实他并没花太多心力去满足她过剩的性欲……

13. 梅沙梧 (70)

“一个知识分子通常只会滔滔不绝,而无知的女人却懂得沉默不语。说到爱情,也就是交配,因为这比较接近人类本能,所以我比较喜欢说是交配,而交配或多或少是需要暗地里做的,不需要什么言语,脑筋也不要想太多,只要完全用身体去感受,这就是幸福,一种只和陌生人就可以分享的幸福。你看,可坦伊嘉的一生对我来说

爱丝的一千零一夜

根本就还是个陌生人,虽然我很清楚在我身体下面的她的身体……”

14. 友情 (75)

“记住,一回到家,立刻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小声地把你跟莫可达上床的所有绝技都讲出来,尽可能有什么说什么……(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和香烟一般大小的录音机交给她)把你们做过的一切都录下来,记住,不要有任何遗漏哦!我要的是完整的报告,详细描述你们最大胆的姿势,包括连你都不好意思记得的动作,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份。一边讲一边冲马桶,冲水的声音和你的叙述我都有兴趣……”

15. 婚礼 (85)

莫可这就住在德夏班迪帮一间又小又简陋的房间里,而花蒂玛也就在蟑螂和老鼠的叫声中,躺在一条又脏又破的地毯上,告别了她的童贞。“唉!我的第一次。”想到这些往日的甜蜜时光,她不禁叹起气来。后来,事情的进展好快,花蒂玛是独生女,所以让莫可这住到她那又大又豪华的宅第里,一点阻力也没有。他们互许终身,承诺携手走完未来的人生。

16. 审讯 (95)

梅沙梧深深觉得这个女人有一种撩人的吸引力,尽管他从不曾觉得她漂亮,她肌壳结实,臀部圆浑,但这反而是他最喜欢看、最想去触摸、最想去揉捏的地方。对他而言,她那令人心跳如鼓的胸部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一个饥渴的男人,她的身体可说就是为了要让男人操弄而生的,她的腿、她的臀,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忍不住想去一碰,总之,她身上散发出的性感魅力,注定足以抚慰天下所有饥渴的男人的心。

17. 拥有 (102)

梅沙梧使劲儿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往后丢去,把头往后一仰,闭上眼睛,全心投入茹芭依坦的工作中。他一把抓住她那浓密的黑发,开始慢慢用她的头发揉搓因爱

目 录

抚而收缩的肚子。他的两只手紧紧握住她的头发，张大嘴巴，开始大声喘息，两腿紧紧夹住对方的腰。然后又吞了一口威士忌，对茹芭依坦说：“你也喝点！”“我已经喝了，局长先生。”她边说边走向厕所。

18. 睡眠 (108)

她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深沉、神秘的黑色大眼睛一直定定地注视着他，不久，他僵硬的身体渐渐软了下来，终于沉沉睡去。茹芭依坦从房间角落拿了一块地毯，拖到厨房里，铺在地上，然后又回到熟睡的梅沙梧身边，轻轻叫醒他，扶他拉起来，两个人摇摇晃晃走向厨房，她把他摊平在地毯上，然后躺在他的身旁，用指尖戳他的身体，用双手持续对他爱抚，直到他想占有她；但是几次无功而返之后，他放弃了，也累坏了，转过身去，像个铁槌一样，呼呼大睡。

19. 娜德拉 (113)

照他以往的习惯，他总会想像对方全裸的样子，他沸腾的灵魂已经提供给这个丰满的肉体一些最怪诞的姿势了。当地害羞地向他说一些欢迎之类的客套话时，他不由得联想到和眼前这个邻居富弹性的肌肉、柔软的脂肪、白皙的皮肤和足以挑逗最远尘世的修道士情欲的肉体夜夜消磨缠绵的情况。突然想起她还在跟他说话，这才赶紧把色情的画面自脑海中赶走，开始听她说话……

20. 阿丹比 (121)

然而，梅沙梧一点都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厌恶，凭他多年来的经验，他知道，总有一天，当孤独感比平常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仍会像第一次找她患着交媾时一样地渴望和贪婪。所以他小心谨慎地应对着，最好还是把她保留着，以备下次不时之需。她是一个能为他止渴的梨子，一个他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打开来的性欲水龙头。只是还是要有有所保留就是了，而这个肥胖的邻居到底也积了多少好猪肉啊？一个女人，唉，有点肉总比没有好。

21. 窒息 (130)

想到他也许已经死了,或至少是没有呼吸时,娜德拉就不由得紧张万分起来。要叫救护车吗?还是报警?要通知大楼的其他邻居吗?她不停颤抖着,胸部也不禁晃动起来,不晓得该从何处着手。不久,听到梅沙梧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时,这才松了一口气,不禁大叫:“他活了!他得救了!”虽然他已经渐渐恢复正常,但声音还是黏稠的,好像扭曲的嘴里有一块磁铁,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

22. 西·阿迪卡达 (135)

这些爱抚犹如蝴蝶羽翼般颤动,当老人用他那双瘦削的手和颤抖的指头在她赤裸的身上四处游移的时候,她总会笑得震天价响,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一次,她整个人直直地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眼睛闭着,她的恶人就像个小女孩在玩洋娃娃一样,玩弄她的身体。西·阿迪卡达一边尽情地用指尖在她的阴部和腿下嬉戏,一边向她叙述自己年少时的记忆、初恋、辛劳与成就……

23. 德理斯 (142)

……她在自己的声音和德理斯的聆听之间,巧妙地制造了一种悬疑,引起他的欲望,让他留连于大量各式各样、突如其来的另类接触之上。德理斯的气息随着录音者的气息急剧加浓,当乐音扩散,当女人肖像在墙上、在天花板上盘桓、旋转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同时达到高潮。就像刚刚共同完成一份苦工一样,德理斯闭上眼睛,任思绪在想像的感官国度中飘流。

24. 花蒂玛 (151)

花蒂玛又再快转录音带,“……这些爱抚让我的屁股有点痛,但还不到让我叫它停止的地步,这就好像很辣的辣椒一样,刺激舌头和脸颊,让人又想停下来,又想继续吃。之后,他要我时他做同样的事情,于是我们立刻互换了姿势……”花蒂玛坐在

房间里仅有的一张扶手椅上,抬起眼睛看着德理斯,“我的橘子汁呢?”

25. 放弃 (162)

“在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对我说,我一直活在梦里,而这个梦也已快接近尾声。然而,我希望你知道,由于我的有钱人身份,我才可以和各种女人享乐,在我剩余的生命里,我会愉快地去想,我会在我的脑子里和这些美妙的尤物,一起做爱做的事。我爱所有的女人,不管她们是黑人或白人,高大或娇小,四肢健全或残废,美或丑,瘦弱或肥胖,调皮或愚笨,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金矿,她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是一块金子。”

26. 西班牙 (170)

黑暗中,茹芭依掀开被子,推测他的裸体正在她身边颤抖着。她用水湿润了自己的中指,慢慢插入他的毛茸茸的屁股里,另一只手则轻轻抚摸着他的背。然后她抽回手指,整个人趴在年轻人的裸体上,用锐利的乳尖在法狄的皮肤上来回轻触,男孩不禁开始快乐地抖动起来。她温柔地咬着他的耳垂,只见法狄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狂野粗暴地抱住她,把她整个人压倒卧床,代替所有的回答。他撑开她的双腿,激动挺立地进入她的身体,尽情享受那种节制的抽送快乐。

27. 尾声 (180)

爱丝并没有成功地说服法官立下卡玛和以前所有妻子的结婚证书,依照法律规定,他最多只能娶四个女人,但他有权和他所想的女人同居。由于第一个妻子笃定为他亲爱的爱丝,所以法官要求他认真选出另三个,至于其他人呢?她们将住在一起,但和卡玛只有精神上的关系,爱丝也会注意这一点的。她笑着亲自为他挑选其余三个妻子并遏阻了一个本来永无休止的闹剧,“法律果然是公平的,是道德的最后防线,谁教四个女人才抵得过一个男人呢?”

1 左拉

但要命的是，卡密看到的是自己的妻子竟一丝不挂地躺在管家慕斯达发怀里的画面。他们的衣服零乱地丢了一地，两个被灯光照射下的赤裸身体，好像才经过一场激烈的纠缠，还清楚听得到正在甜蜜喘息的声音。只见左拉的手还紧握着对方坚挺油亮的生殖器，而慕斯达发的手臂则枕在女主人柔软丰满的乳峰上，两人的脸上洋溢着空前幸福的神情，像小孩饱餐一顿后正满足地双双入睡着。

卡玛与卡密是一对感情甚笃的兄弟，几乎每个月都要见上一次面，如果不这样，两个人一下都还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哥哥卡玛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他管理公司的方式不但极有效率且具有权威，但他的个性稍嫌固执好强，容不下任何的失败。他在坦吉尔开了一家分公司，交由他的弟弟卡密管理，卡密的个性刚好和哥哥相反，他闲散温和，充满幻想，喜欢美食，尤其

左 拉

热爱收藏当代艺术品，生活惬意的他，从来不必为公司的种种琐事烦恼，因为在他身边有一个好胜的卡玛，在总公司主导遥控着工作小组，帮卡密打理好一切事物。而在兄弟两人的妻子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超乎平常妯娌的感情，她们彼此要好得不得了。

这一天，卡玛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卡密，邀他到家里作客一个礼拜。卡玛一向热爱打猎，每当狩猎季节开始，他总希望卡密能全程作陪，而卡密也从未拒绝过，因为他也不希望扫哥哥的兴，但他从来没开过一枪，看得出来他实在不喜欢滥杀无辜，其实私底下，他对这个活动可说是深恶痛绝极了，然而，在这世上，他也只有卡玛这个亲人，所以当然不便表白。但是精明的卡玛可没被他弟弟这么轻易就唬过去，心知肚明的他，只是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挂掉哥哥邀约的电话后，卡密将这件事告诉他妻子左拉，而她早已习惯老公出门不在家的日子，所以表面上仍是一副顺从无事的样子，但其实内心却高兴得很。他们这对夫妻因为没有小孩，所以生活向来平静安稳。

这天晚餐后，卡密吻别了左拉，启动了车就出发前往卡玛住处。他一向喜欢晚上开车，因为他认为驾驶会在入夜之后更加谨慎，所以基本上晚上是比白天安全多了。就在快到阿萨伊拉的时候，他忽然想到，糟糕，竟然没带枪出来，真是糊涂！其实没带枪也没关系，因为可以藉此暗示他对狩猎的厌恶。虽说没带枪不是件很严重的事，但他还是将车调了一个头。

当卡密回到坦吉尔时已是深夜了。于是他停车停在外而，

以免车库卷门的声音吵醒熟睡中的妻子。他蹑手蹑脚爬上通向房间的楼梯,小心翼翼地转开房间的门把……左拉因为一向害怕在黑暗中睡觉,所以睡觉时总会留一盏床头灯。

但要命的是,卡密看到的是自己的妻子竟一丝不挂地躺在管家慕斯达发怀里的画面。他们的衣服凌乱地丢了一地,两个被灯光照射下的赤裸身体,好像才经过一场激烈的纠缠,还清楚听得到正在甜蜜喘息的声音。只见左拉的手还紧握着对方那坚挺油亮的生殖器,而慕斯达发的手臂则枕在女主人柔软丰满的乳峰上,两人的脸上洋溢着空前幸福的神情,像小孩饱餐一顿后正满足地双双入睡。

差点脑充血的卡密立刻踮着脚尖走到放枪的橱柜,取出他一向最厌恶的枪,一手握住枪托,另一手在黑暗中摸索着装子弹的箱子,装了两颗子弹到枪管里,拔掉保险,举起枪杆,发出干涩的喀答一声,划破整个宁静的夜半。

“这才是真正的狩猎季节!”他高声冷笑着说道。

这时,缠绕在一起的两人才忽地从酣睡中惊醒,被一把抵在额头上的枪管吓得魂飞魄散。左拉本能地想伸手抓被子遮身,却被他的丈夫喝令:

“还动?! 现在才想到盖住你赤裸的身体有什么用? 盖给谁看啊? 他还是我?”

慕斯达发则像只被猎人围捕的困兽一样,紧紧夹住双跖,一动也不敢动。冷凝的空气让冲突的现场一片死寂,卡密用一种奇怪的表情,嗅着房里弥漫的那股男欢女爱后留下的强烈味道,

左 拉

令他不由得打了一阵哆嗦，他的眼光从左拉赤裸的身体移到慕斯达发的身体。

要杀了他们吗？这等谋杀罪将会为他带来何种下场呢？他有可能减刑吗？他忽然不声不响地把枪放了下来，不发一语地离开房间，留下一脸错愕的那对男女。

卡密一个人驱车离去，这就是他的答案。

2 巴依雅

这时，卡玛的司机突然出现在眼前，一个身材壮硕、肌肉发达、胸毛茂盛的猛男，快速地脱掉他的外衣，像只猛兽般扑向巴依雅，看样子他早已准备好要如何取悦她，让她疯狂呻吟了。果然，没多久，她那高亢的叫声就像一种讯号，所以仆人们开始在一片放纵的狂欢里，争先恐后的交媾起来，直到像牛群一样的狂嘶大叫……

卡玛和卡密两个人坐在阳台的桌子旁，卡玛显出十分忧心的样子，因为他为弟弟准备的蜂蜜松饼，他连碰都没碰一下。

卡密其实也很不好意思，直说他只是没胃口而已，午餐时应该就好了。显然他在掩饰什么不安。

因为平常的卡密总是笑口常开的，但今天早上，他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尽管卡玛关心地一再问怎么回事，他却有口难言似的，这也是从以前到现在，他第一次来了却又藉口生病，没有陪哥哥出去打猎。

巴依雅

卡密独自留在房里，昨天晚上的那一幕幕总是充斥脑海，一想到左拉竟躺在慕斯达发强壮黝黑的怀里，内心就是一阵锥心刺骨莫名的痛。

“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他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种事怎么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呢？

他以各种角度审视以前和妻子之间的种种，自信从来没有拒绝或亏待过她呀。

就在他整个人完全无助地陷入这些悲痛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一阵高分贝的笑声和女人的尖叫声。

卡密好奇地走近起居室的门帘后，看见屋里有七个女佣正一丝不挂地在唱歌跳舞，接着有七个男仆走过来，只见一群人就这样交杂地在地毯上翻滚、纠缠在一起，男男女女欢愉地互相拥吻、爱抚，好像准备要集体交媾。然后，天啊，卡密那漂亮修长的嫂嫂巴依雅出现了，她提高嗓门地说：

“兄弟姐妹们，趁我那愚蠢的丈夫和他那傻瓜弟弟去打猎的时候，让我们尽情享乐吧！布日玛，你躲到哪里去了？赶快来刺我吧，就像你平常做的那样，快！”

这时，卡玛的司机突然出现在眼前，一个身材壮硕、肌肉发达、胸毛茂盛的猛男，快速地脱掉他的外衣，像只猛兽般扑向巴依雅，看样子他早已准备好要如何取悦她，让她疯狂呻吟了。

果然，没多久她那高亢的叫声就像一种讯号，所有仆人们开始在一片放纵的狂欢里，争先恐后的交媾起来，直到像牛群一样